宋代成都宇文氏族系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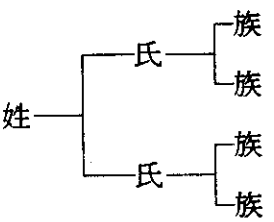
王 德 毅

一、前 言

中華民族是由多種民族融和而成的，由三代至今四千多年，族姓甚繁，各宗族得姓之由來，是難以完全詳考的。歷史的變遷太大了，天災人禍也很頻繁，前代的名門望族，也可能成了本朝的庶人小姓，譜牒亡佚，幾乎不能道其所自出。而據家世舊聞所纂次而成的譜錄，則就有些不足以盡信了！上古時代的姓是由天子所賜的，特賜與有功的朝臣，如大禹治平洪水，天子賜他姓姒，封於夏，氏稱有夏，此即所謂「嘉功以命姓」。[1] 元王惲曾就姓氏族之分別作了如下之說明：

>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，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。姓所以繫百姓之正統，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，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占者。或氏於國，則齊魯秦吳是也；氏於謚，則文武成宣是也；氏於官，則司馬司徒是也；氏於爵，則王孫公孫；氏於字，則孟孫叔孫；氏於居，則東門北郭；氏於志，則三烏五鹿；氏於事，則巫土匠陶是也。蓋別姓則爲氏，即氏則有族，族無不同氏，氏有不同族，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，而謂之十六族，是氏有不同族也。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，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，宋氏華氏謂之戴族，向氏謂之桓族，是族無不同氏也。[2]

則姓大，氏次，族最小，如魏收說：「姓則表其所由生，氏則記族所由出」。[3] 其所示之圖爲：



1. 見晉韋昭解《國語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三，〈周語〉下。
2. 見王惲《秋澗先生大全集》（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）卷九十八，〈姓氏族說〉條。
3. 見北齊魏收《魏書》（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）卷一一二，〈官氏志〉，謂居地、國號、官爵及所掌事物，皆爲命氏之依據。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期刊資料庫

事實上，春秋戰國之公卿大夫已多以氏爲姓，如公孫鞅、衛鞅、商鞅本是一人，而其先祖爲姬姓，史記商君傳乃稱姓公孫氏；至秦漢之際遂姓氏不分。治史者但求詳考某一姓之盛衰，或就一代中之某一名族，述其世次昭穆，論其人才消長，就足以見知人論事之功了。清代著名史家錢大昕說的好：

> 予謂史學與譜學不同，邃古既遠，命氏之典久廢，漢世已無姓氏之分，史公於漢（高祖）〈本紀〉稱姓劉氏，言漢之以氏爲姓也。後儒強作解事，謂漢出祁姓，因訾史公之謬。不知項伯、婁敬賜姓不曰祁而曰劉，此漢世之異於三代者。遷爲漢臣，豈能私改國姓？以是持論，可謂迂而無當者也。予所謂氏族之當明者，但就一代有名之家，辨其支派昭穆，使不相混而已矣！[4]

所言極爲眞切，本文之撰寫，即就宋代成都的宇文氏一族人物做一研究，以說明一個家族的譜系。

二、宇文氏姓氏考源

宇文氏是神農氏炎帝的後裔，炎帝與黃帝作戰失敗，其部落之餘衆逃往朔漠，過著遊牧生活，乃與鮮卑人相混合，其間不知有幾世，而載籍亦無所徵，西晉末，五胡亂華，同入中原。到北魏時，其部族逐漸強大。《魏書》卷四十四宇文福傳云：「其先南單于之遠屬，世爲雍部大人，祖活撥，仕慕容垂，爲唐郡內史遼東公。太祖之平慕容寶，活撥入國，爲第一客。」宇文福因戰功積官至金紫光祿大夫，征北將軍。北周太祖宇文泰的高祖陵，也是在慕容寶失敗後率五百騎歸魏的，拜都牧主，封安定侯，家族遷到代郡武川而定居。唐李延壽《北史》卷九〈周紀〉說：

> 周太祖文皇帝，姓宇文氏，諱泰，字黑獺，代郡武川人也。其先出自炎帝，炎帝爲黃帝所滅，子孫遁居朔野，其後有葛烏兔者，雄武多算略，鮮卑奉以爲主，遂總十二部落，世爲大人。及其裔孫曰普回，因狩得玉璽三紐，文曰皇帝璽，普回以爲天授，已獨異之。其俗謂天子曰宇文，故國號宇文，並以爲氏。[5]

又宋歐陽修《新唐書》卷七十一下宰相世系表載：

---

4. 見清錢大昕《潛研堂文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二十四〈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〉。
5. 見唐李延壽《北史》（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）卷九〈周帝紀〉上。又唐令狐德棻《周書》（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）卷一〈文帝紀〉上，所述相同。

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> 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單于之裔，有葛烏兔爲鮮卑君長，世襲大人，至普迴，因獵得玉璽，自以爲天授也，俗謂天子爲宇文，因號宇文氏。或云：神農氏爲黃帝所滅，子孫遁居北方，鮮卑俗呼草爲俟汾，以神農有嘗草之功，因自號俟汾氏，其後音訛遂爲宇文氏。普迴子莫那自陰山徙居遼西，至後周追諡曰獻侯。……又有費也頭氏，臣屬鮮卑侇豆歸，後從其主，亦稱宇文氏。[6]

這兩則史料都言及宇文氏爲炎帝的苗裔，只是因爲居住在漠南草原地帶，與鮮卑人一同過著遊牧生活，並被奉爲鮮卑十二部落的大人，遂不可分，而鮮卑人亦爲黃帝的後代，所以同爲炎黃子孫。有關宇文氏得姓的兩個說法，都是由傳聞而來的，在西晉以前的確不見於正史的記載，自永嘉之亂以後，五胡進入中原，混戰了一百三十多年（三〇六——四三九），宇文部別支宇文逸豆歸爲慕容皝所滅，其子陵仕於慕容垂，拜駙馬都尉。另一人宇文活撥亦仕慕容垂，爲唐郡內史。及至北魏太祖拓跋珪平慕容寶，陵與活撥俱降魏，陵即北周先世，活撥孫福仕至光祿大夫，散騎常侍，宇文族漸盛。[7] 歷宇文周而隋唐，人物輩出，赫然爲一世家大族。至宋代，見之於記載者，卻只有定居在成都的一支比較通顯。

三、宋代成都之宇文氏

宋代成都的宇文氏，是在唐懿宗時代或以後遷去的，到南宋初年已歷二百六十多年，前後九代了。晁公遡撰宇文師申墓誌銘就說：

> 炎帝有嘗草之功，北方謂嘗草爲俟（汾），并人語轉爲宇文，子孫以爲氏，始著見於拓跋魏。其後建國爲（周），盡有拓跋魏所有地，其族始大，以武功智勇聞者累累有焉！至唐太和間，有諱籍者，爲諫議大夫，佐武元衡節度劍南、西川，有功，則以文顯矣！諫議之子諱從禮，終渠州（亦云梁州）司馬，因家於益州，四傳至諱眞緒，徙外邑廣都，又四傳，則有諱粹中者，爲尚書左丞；諱黃中（虛中）者，爲翰林學士；諱時中者，爲左中大夫直龍圖閣華陽縣男；遂赫然爲名臣家。[8]

宇文籍官至諫議大夫，曾與韓愈同修《順宗實錄》，《舊唐書》卷一六〇有傳，傳末云：「子臨，大中初登進士第。」並未言及有子名從禮，想是因爲沒有獲取

---

6. 見宋歐陽修等修《新唐書》（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）卷七十一下，宇文氏宰相條。
7. 參見《周書》卷一，〈文帝紀〉上；《魏書》卷四十二〈宇文福傳〉。
8. 見宋晁公遡《嵩山集》（四庫全書本）卷五十三〈宇文蜀州墓誌銘〉。該銘又載清莊仲方編《南宋文範》（鼎文書局影印本）卷六十六，以渠州作梁州。

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

科名，而仕宦亦不顯，故不得著見。元費著撰《成都氏族譜》就載其世次：

> 宇文氏望河南，自得氏以來有譜，其以史學傳，自唐諫議大夫籍。籍子從禮爲渠州司馬，因家於蜀，後徙成都。子孫又分六院：曰成都，曰雙流，曰廣都，曰綿竹，曰嚴道，曰閬中，三院隸成都。自司馬至院莫知其世。有從仁者後可譜，再世後元，又一世從廷、從卿，又一世從崇、從緒、從惟（維）繼，是子孫行，率不類，按譜始可類耳！[9]

從費著的《成都氏族譜》中所述宇文氏譜系，自從禮至從仁世次不詳，從仁以下三代名諱都用從字，易被人誤成爲兄弟行，實在不類，也不合乎唐宋人取名的習慣。前引晁公遡文稱爲自眞緒始徙廣都，或較近實。又元宇文公諒據家世舊聞及前譜所述，曾增修有《宇文氏族譜》，惜已久佚，而危素之序尚在，然亦無從窺知其先代之世系。據稱：「太史宇文先生公諒，既增其家譜，槖至京師，屬臨川危素序之。蓋其先自成都寓吳興，宋世多顯仕者。端平以後，蜀有兵擾，不可歸。而以詩書爲世業，至先生，復收世科，爲名進士，可謂盛矣！」[10] 公諒爲宋大理寺丞宇文峒之曾孫，峒爲寧、理宗時人，或即在此時或稍後就寓居吳興。[11] 峒以上之世系仍不十分清楚，目前所能考求的宋代成都宇文氏譜系，唯有元費著撰的《成都氏族譜》可依據，再輔以南宋人文集中所述，可以略譜其世系，茲分院述之：

甲、廣都院——自從（眞）緒徙家於此始開此院，後嗣甚爲繁盛，仕宦亦多通顯，到南宋寧宗時，已有八代。《氏族譜》云：

> 廣都院，自緒而下，凡三世，始登第曰邦彥，邦彥初名襄（褒），登元豐第。仕至郡相，卒。子閎中、粹中、虛中迭登第。粹中第在第三，後爲尚書右丞。虛中後爲簽書樞密院事，終國信使，謚忠（肅）愍，天下聞其謚哀而敬之。時中賜進士第，後以直龍圖閣知潼川。閎中及其子師尹、師皐，從子師申、師獻，孫紹直、紹良，從孫紹寅、紹奕，曾爲吏部郎，典三州，卒。紹節典二州，今被命。紹直自郡守參議大藩，今奉祠。紹獻、紹彭、紹莊今典州。子孫又多傳，視雙流亦不勝書也。

---

9. 見元費著《成都氏族譜》（叢書集成續編本），又明周復俊編《金蜀藝文志》（藍格舊鈔本）卷五十四收錄此譜，文字小異。

10. 見元危素《危太樸文集》（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）卷九〈宇文氏族譜序〉。

11. 明宋濂等修《元史》（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）卷一九〇〈宇文公諒傳〉云：「其先成都人，父挺祖，徙吳興，今爲吳興人。」與危素序文所述不合，應從危序，實爲宋末徙居，《元史》所言恐非事實。再證以李心傳、牟子才，皆理宗時流寓吳興，子孫遂定居於此，宋末蜀中喪亂，仕宦於朝者多不能還鄉，遂寓居於江浙。

廣都的行輩很清楚，邦彥以下，由中而師，而紹，紹下爲景字輩。然僅據《氏族譜》中所述，仍無法了解其直系關係，必須再據晁公遡、張栻、樓鑰撰的師字輩諸人墓誌銘，方可理出彼此的直系關係。楊椿曾撰粹中墓碑，述家世甚詳，可惜久已不存，無從考證，茲先引張栻撰宇文師獻墓表作爲說明：

> 君氏宇文，諱師獻，字德濟，世爲成都人。曾祖宗象，贈太師魏國公。祖邦彥，任尚書屯田員外郎，贈太師蜀國公。考粹中，任尚書左丞，累封南陽郡公，贈少師。宇文受姓系世之詳，已見少師墓碑，故參知政事楊公椿之文。始少師與其弟簽書樞密院事虛中，俱以文學論議被遇固陵（欽宗？），極翰墨之選，燁然一時，少師晚歲歸安於蜀，蓋倦於世故矣！長子師牧，賢而有文，不幸早世，少師念之甚，君是時方童稚，已挺然不凡，日讀書講問娛侍於前。……季父直龍圖時中素重許可，尤器君，懋以問學，先用樞密公恩補承務郎。……積官至承議郎，以郊恩賜五品服。娶郭氏，……子男一人，曰紹訓。[12]

張栻爲浚之長子，浚娶宇文時中女，實爲師獻的從女兄，故師獻爲栻之諸舅，栻又娶時中長子師申的女兒，兩代姻親，所知甚詳。師申墓誌銘，爲晁公遡所撰，前已引錄其首段，接下則述及粹中、虛中、時中過人之處，家世既盛，子孫克紹箕裘，遂爲成都望族。墓誌銘稱：

> 徽宗付天下於欽宗也，左丞公作詔，語驚人，其智不多耶？建炎初，衆聞使女眞皆膽掉，翰林公獨請行，入不測之地，其勇何如？華陽公守平陽，其有先自幽薊來者，語洶洶，欲相扇爲變，憚華陽公不敢發，其武功又何如？是三君子者，蓋發於文而然，夫爲葦籥韭祭於閭之世者，必數百年而後有周公制禮作樂之盛也。其信本諸炎帝歟？華陽公長子諱師申，字德聞，……三子：紹恭右迪功郎，監永康軍崇德廟。紹莊登仕郎，紹芳將仕郎。……孫景廉，爲將仕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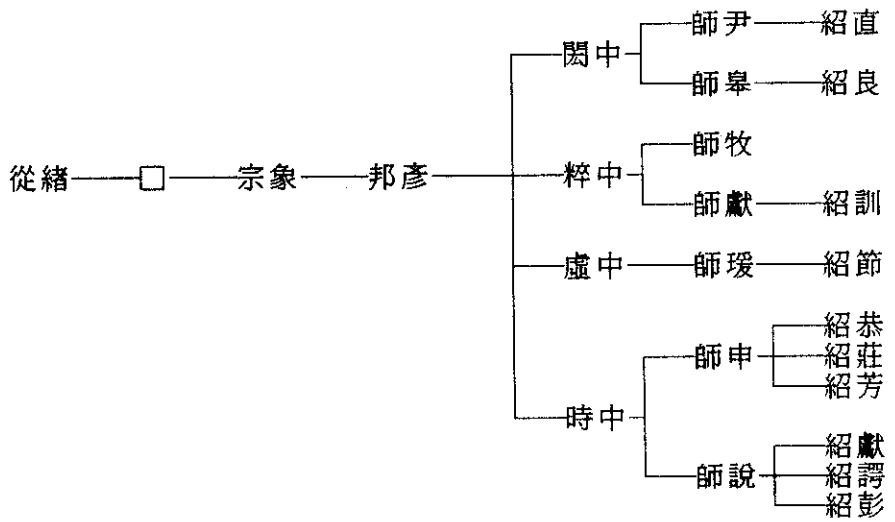
師申未曾舉進士，以蔭入仕，官至知合州；其三子仕皆不顯，然以賢孝見稱，又有憂患意識，慮多及遠，爲時人悅服。其弟師說，官亦不顯，然所生四子最能克紹。樓鑰撰〈師說墓誌銘〉就說：

> 師說字德承，曾祖宗象，累贈太師魏國公。祖邦彥，故任朝奉大夫，尚書屯田員外郎，累贈太師齊國公。父時中，故任左中大夫，直龍圖閣，累贈通議大夫。公之二伯父以文學被固陵深知，迭掌翰苑，繼爲丞轄樞廷，家

12. 見宋張栻《南軒集》（廣學社印書館影印本）卷四十一。

> 聲臨一時。公少在富貴中，而天資沖淡，……平時鄉黨搢紳品論世家子弟之賢，必以公爲稱首。……四子：紹獻，故奉直大夫知漢州；紹諤，故文林郎知敘州南谿縣；次紹彭，由權戶部侍郎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；次紹節，以龍圖治命繼伯祖樞密太傅肅愍公後，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，兼太子賓客。……孫五人，景韓、景修，俱終於將仕郎；景琦，迪功郎監漢州商稅；景度，儒林郎添差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；景厚，迪功郎邛州安仁縣尉。[13]

師說的三子紹彭及四子紹節俱甚宦達，尤其紹節位至簽樞，可以踵武二位伯祖——粹中與虛中，虛中出使金國，祈請二帝不果，金主愛其才，遂留以爲翰林學士，紹興十五年（一一四五），遭金貴人達官誣陷，竟加以謀反之罪名被殺，子師瑗及家人百口不論老少都被焚死，子孫遂絕。孝宗淳熙六年（一一七九），虛中之女有請於朝，謂虛中「身雖陷虜，心不忘朝廷，志期恢復，不幸敗露，以致全家盡遭殺戮。」[14] 帝下禮部議，遂賜謚肅愍，並爲其立後，師說乃將紹節過繼爲虛中孫。由上述可知，邦彥這一支子孫衆多，且多有文學，在仕途上也頗有表現，宋史只爲虛中及紹節立傳，餘皆無所述。茲列其世系如次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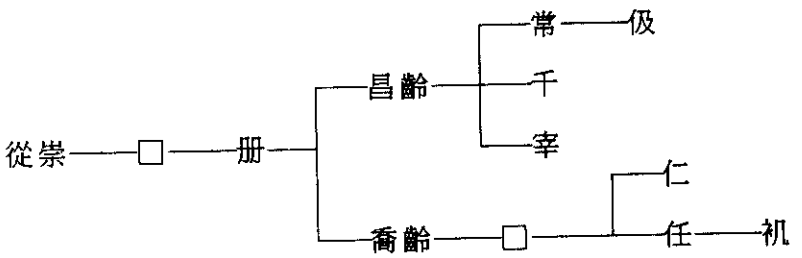
乙、雙流院——自從崇開院，後嗣中登進士的較多，連續五代仕宦，有四代取科名者，爲時所罕見，《氏族譜》言之甚詳。據稱：

13. 見宋樓鑰《攻媿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一〇九。

14. 見宋徐自明《宋宰輔編年錄》（文海出版社影印本）卷十三，靖康元年三月記事。

雙流院自崇而次，始登第曰册，册登嘉祐第，仕郡邑間，卒，李公大臨（□）爲西州顏（子）。子昌齡、喬齡，昌齡少年登進士甲科，神宗朝遷監察御史，詔言事如侍御史。徽宗初，爲刑部侍郎。子常、千、宰，諸孫伋、僎、价、子震，與喬齡之孫仁皆顯。价、子震、任，任之子衹，皆第進士，子震典著作，兼爲郎，出總賦淮東，晚知潼川。价位至兵部尚書，出以徽猷學士，歷典大藩。邑人見其家迭盛，凡四世，幾百年。衹令中成州，其諸從兄弟又寖顯，賞傳至孫矣！

昌齡及其子孫宦途顯達，理當卒後由其家屬恭請名家爲撰墓碣，想是日久散佚了，今遂無從考證他們的直系親屬。宋史中只有昌齡和其子常的傳，价與子震都没有，且亦不明其直屬關係，其他各人或僅有零星記載。茲依前所述列其世系簡表如下：



丙、成都院和綿竹院——綿竹縣隸屬漢州，但在北宋後期，綿竹院宇文彬又遷回成都。成都院與雙流院爲近屬，綿竹院與廣都院爲近屬，這二院的子孫中第較晚，在仕途上亦不甚顯赫。《氏族譜》云：

惟成都院自崇至降凡三世，始以子樸貴贈官，樸登政和第。樸族弟谷，從子臨望、久望、日華，孫如石、如圭，曾孫開仲，繼登第。開仲今在官，積世名位視雙流、廣都爲顯，而科第不媿族望矣！綿竹房亦未爲顯，然緒下孫之紹（邵）登第，仕元豐（應爲熙寧）間，年餘四十，與時論不合致其仕，號止止先生，母舅范公鎮也，賦詩敬之。司馬公光亦敬之，程公珦後守漢州，其子顥、頤從之遊。子輝，以明經第一及第，仕至郡守。邦彥與輝同世次，視之猶兄弟，然粹中、時中亦待輝之子思忠猶同母兄弟。粹中任思忠以官，時中又任思忠之子師孟。輝從弟彬登元豐第，仕至郡守，復自綿竹遷郫。子仔、仲，仔仕至郡相，二子猶世其賞。仲亦登第。是又隸成都矣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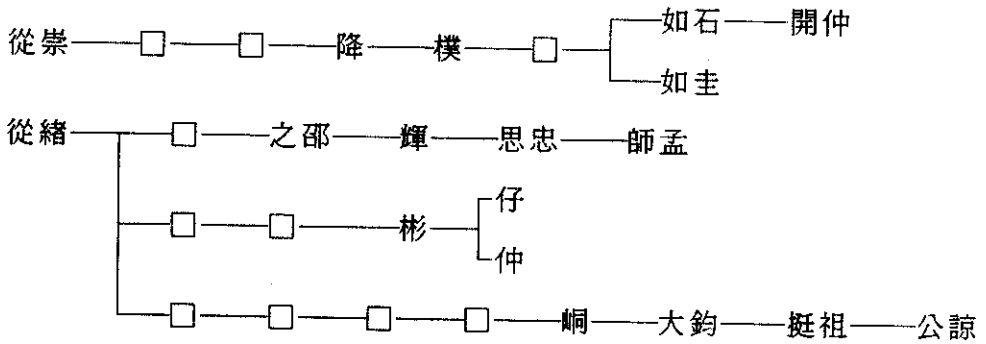
這兩院子弟登第者亦有十人，僅之邵在《宋史》中有傳，餘皆不著。之邵官止文州曲水令，在神宗即位之初，因上疏直言時政，不報，遂請歸，乃以太子中允致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仕，《宋史》載入隱逸傳中。事實上，以之邵的名德地位，是不夠資格在正史中立傳的，他所以能夠得到立專傳，是因爲司馬光和范鎮的稱許，元祐初年舊黨主政，史官范祖禹、黃庭堅主修《神宗實錄》，乃附之邵傳於實錄中，雖經蔡卞重修時刪除，南渡後重定，仍得增入，孝宗時修神、哲、徽、欽宗《四朝國史》，因襲立傳，爲元修《宋史》所本。張栻跋宇文中允傳云：

> 故曲水令宇文中允，吾鄉之前輩先生也。熙寧間，伊川先生之尊父大中公守漢州，以禮致公典郡之學，今兩書具載伊川集中。謂公不以榮利屈，志道義，爲鄉里重，非特今人之難，古人所難，則其人不問可知矣！又況司馬文正公與范文忠公相與稱道紀述，皆足以垂信於方來哉！元祐修裕陵實錄時，嘗爲公立傳，頗採文正所稱著於篇末。至紹聖，章惇、蔡卞得志，改易舊史，乃謂公於法不當立傳，元祐諸人獨以司馬丞相故私公。小人不知《春秋》賢而得書之義，顧反用私意誣公論類如此！紹興初，天子命大臣更定史事，盡黜奸臣之說，於是公復得立傳。是非久而自定，此天也。[15]

是之邵的能夠在正史中立傳，實因附驥尾而名益顯。之邵子孫亦不宦達，又無墓誌、碑銘等直接史料可以依憑，所以這兩院的世系是不盡可考的。茲列其簡表如下，其有不可知者姑缺之：



四、結　論

宋理宗以後，成都宇文氏已由盛而衰，這與宋末四川不斷發生兵亂有關。由

臺灣大學博碩期刊資料庫

15. 見《南軒集》卷三十四〈跋宇文中允傳〉。又宋魏了翁《鶴山先生大全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三十五〈止止先生宇文公文集序〉，引錄《神宗實錄》，亦可參考。

於道路遙阻，憚於跋涉，士子多絕意於科名。前述宇文峒的子孫即因宋末蜀亂無法返鄉，遂留住在吳興，其曾孫公諒舉元元統元年（一三三三）進士，以儒學顯。危素撰〈宇文氏族譜序〉說：「太史宇文先生公諒，……其先自成都寓吳興，宋世多顯仕者，端平以後，蜀有兵擾，不可歸。而以詩書爲世業，至先生復收世科，爲名進士，可謂盛矣！……比歲有旨修宋史，素以經筵檢討備數史官，求遺書江南，見先生於錢唐，其後先生以書言：凡兩寄先世事狀，而皆不及達史館，故紀載之事，頗有遺恨。」[16] 這又說明元修《宋史》缺傳很多，雖然由於宋末史館記載不備，臣僚之家多未能將先世墓銘行狀上之史館，無從立傳，即使理宗時所修的《中興四朝國史》亦多缺略，不愜人意。[17] 但元史臣倉卒修書，不能假以時日廣收博採，所以當立傳者終因宋史館中沒有現成的史料，便從缺了。樓鑰撰〈宇文師說墓誌銘〉說：「隆興初元，鑰忝進士科，與淮東總領子震、兵部尚書价同登。尚書嘗幸同朝，而總領以出入參差竟不及識。三仕周行，多見蜀士，尤聞今貳卿（紹彭）及樞密（紹節）之名，恨未遇也。告老復來，樞密由京襄宣威召還文昌，遂躋右府。貳卿以棘寺奉使北歸，上從班，皆一見如故交。貳卿引嫌，出守當塗。鑰既叨參預，與樞密情好日隆。」[18] 其中所述价、子震、紹彭和紹節四人，官位皆甚高，只有紹節一人在《宋史》中有傳。可以看出《宋史》缺傳的嚴重。

在我國兆民萬姓中，宇文氏並不是豪族大姓，又沒有族譜流傳下來，實不易做其支屬譜系之研究。惟在宋代，也只有移居成都的宇文氏尚稱光顯，其他各州則少見。到元、明、清三朝，宇文氏中進士者，元代只有公諒，明代僅見宇文鍾，清代竟無一人。在朝中沒有政治地位，顯然宇文氏早已沒落了！

---

16. 同註 10。
17. 宋高斯得《恥堂存稿》（叢書集成本）卷二，經筵進修史故事，附論《中興四朝國史》之失說：「詔修四朝志傳爲日久矣，趙以夫始專其事，不知亟加纂輯，乃欲先合九朝正史爲一，而後以四朝續之。用力舛差，遂墮汗漫，乞以夫之去，四朝傳竟無一字。汝騰繼之，當其任矣，而乃引嫌力辭。尤焴又繼之，亦復控避，久乃就職。更三史官，虛度歲月。……今高孝光寧諸臣當立傳者，人數猶未能定，雜柔疏漏，絕無倫次。院吏所備初草，大抵從其私家所供誌狀，全未經史官考按增入他書。……臣知其苟月滅裂，務應限期，希恩賞而不以傳信決矣！」足證宋末所修《中興四朝國史》缺傳之嚴重。元修《宋史》，未能廣搜史料，爲之增補，是一缺陷。
18. 同註 13。